

# 抗戰詩歌講話

蒲風著

★1938★

詩歌出版社出版

# 抗戰詩歌講話

蒲 風 著

★ 1938 ★

詩歌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初版發行

# 抗戰詩歌講話

版  
權  
有  
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蒲風

出版兼發行者：詩歌出版社

經售處：

廣州長壽東路廿二號  
離騷出版社

定價：每冊國幣一角半

初版·一·一·三〇〇〇

\* 詩歌出版社叢書

都市的冬  
路工歌  
我們的堡  
鋼鐵的歌唱  
戰前之歌  
搖籃歌  
南中國的歌  
飢餓的咆哮(長詩)  
海燕的歌  
最後的吼聲  
抗戰三部曲  
國際縱隊  
咆哮  
可憐虫(長篇敘事詩)  
赴戰壯歌  
九月的太陽  
時代進行曲  
奴隸的歌  
總動員  
黑陋的角落裡(諷刺詩集)  
普式庚詩鈔

王亞平著  
江岳浪著  
溫蒲流著  
蒲史風著  
史蒲輪著  
董晴風著  
江岳嵐著  
王亞平著  
溫蒲流著  
蒲雷風著  
雷索榆著  
蒲克嵐著  
黃寧風著  
零青鋒著  
青烏雲著  
雄子著  
蒲風著  
集可根合

蒲風著第二部  
長篇敘事詩集

可憐蟲

有抒情熱！時代社會熱！弱小民族革命熱！

有精美插畫，有美麗裝幀，每冊只售國幣三角。

全國各地生活書店經售

## 寫 在 前 面

詩人，愛好詩歌的人，對於詩歌理論都不能漠視，反過來，要是詩人要想真正做個時代的詩人，他更加不能不有借重於理論的幫助。

不幸的是幾年來都少得有出現這類的東西。因之，大家都感到苦悶。

現今，可欣幸的是我自己不憚於獻醜，在「現代中國詩壇」甫出版之際，又復編印出了這冊不成器的東西。雖然明知各篇之寫出時間不是同一，而又沒有兼顧到各篇的關係性，聯絡性，因之各篇間難免不有些少地方有雷同之處。然而深信其中總有可供大家參巧的地方，在大家尙覓不到優美的糧食之前，也就管不了它是那麼粗糙而提供出來了。

沒有人作開始，大家也就不會有興趣來湊熱鬧，要是這冊集子，能引起大家的興趣，給我與嚴明的指示，確當的批判，甚至更加下一次決心另外產生傑作，則更是我所願望的事！

集中，除「詩歌大衆化的再認識」一篇外，都是去年抗戰前後的創作。本來尚有一篇已附刊在「鋼鐵的歌唱」裡的「怎樣寫國防詩歌」可收進在一起的，但因為該書已

行發得相當普遍了，因之便已作罷。如有沒有讀到的，覓來一看則更能窺個全豹。

對於諷刺詩寫作的研討一方面，早就想爲文論及，惜迄今還是沒有成爲事實，這是一件憾事。——但願最近的將來，我會有機會彌補這種缺憾。

其他方面的不夠尙多，但「行到做到」目前只能就此而止。希諒！

該當向大家鳴謝的是熊琦兄替這冊集子幫了很多忙。在抗戰時期的經濟困難中，不斷的印制詩集論文集，本來不是容易的哪！

蒲 風

一九三八年二月廿七日仍未出發防地前

# 目 次

## 現階段的詩人任務

擔起國防的任務來

創造新形式

投進集團生活及組織裡去

## 關於前線上的詩歌寫作

熱情蓬勃

必須大衆化

內容・形式的統一化

內容・形式的多樣化

表現具體化

抒情單純化

簡短・有力・街頭詩

## 現階段的抒情詩

抒情詩在現階段的重要性

抒情詩是什麼？

現階段的抒情詩

## 關於抒情詩寫作法的意見

真實性的更深的發掘

由單純到具體

掃除觀念的機械的公式化

由實際生活中建立新形式

偉大雄渾的想像以及想像的形容

## 目前的詩歌大衆化諸問題

問題的開始

五七言定形律非大衆形式

時調小曲之非革命性

活潑的歌謠形式

詩非即是話

創造新形式

## 詩歌大衆化的再認識

前言

國防文學與詩歌大衆化

我們面對着大衆

新形式的建立

實踐上去檢討批判詩歌大衆化

×

×

×

封面設計.....H.F.

# 現階段的詩人任務

詩必得有詩的熱情和基於藝術手法的而又屬於現代語言的詩的語句，我們可以朗讀，朗讀出來大家理應能夠懂；然而，決不是普通的交談的平淡的說話。

因此，雖然談到 歌大衆化，而朗讀詩，方言詩，離開了詩的本質，便會沒有意味。

我們的生活的值得驚嘆，決不是因為在生活的一切家畜般的雜亂的層中，都是非常豐饒而脂膩。而祇是在那衝破這一層的，光輝・健康而創造的成份，是在不斷地唱着凱歌而發育這一點。

——高爾基——

我們生存在意氣消沉的時代，我們被封鎖在懷疑之中，在冷靜的薄光之中過日子。把這些東西一掃而空之後，我們須要用希望來修飾人生，用活動來推進人生，用思想來提高人生，把我們的生活改造成更合理的，生動的，複雜的東西，這正是我們的義務。

——高爾基——

『把握住現實，為現實而唱歌吧！』這已是非常普遍的說話了。但是，通過詩人的手法，儘管詩人可以有本領來

把平凡的實現形象化起來而成為極有興趣的產物，作為新時代的新詩人，我們却另有積極的更重大的任務。因為高爾基說得好，『我們的生活值得驚嘆，決不是因為在生活的一切家畜般的雜亂的階層中，都是非常豐饒而肥膩，而祇是在那衝破這一層的，光輝・健康而創造的成份，是在不斷地唱着凱歌而發育這一點』。(幼年時代)

我們新時代的詩人不能光是陷於現實的泥沼裡，而是應該活躍在指導現實，嘔歌或鼓蕩現實，咒罵或憤恨現實，鞭打或毀滅現實裡。

作為現階段的一個詩人，他應該是時代社會的預言家，時代的先驅者。

為此，即使是在太平時代，我們來記憶起高爾基的這些話語也是很有意義的。高爾基說：

『我們生存在意氣消沉的時代，我們被封鎖在懷疑之中，在冷靜的薄光之中過日子。把這些東西一掃而空之後，我們須要用希望來修飾人生，用活動來推進人生，用思想來提高人生，把我們的生活改造成更合理的，生動的，複雜的東西，這正是我們的義務。』

高爾基是始終教訓我們「前進」「向上」，走向偉大光明的。

然而，正因為透視過了現實，我們抉發了現實的骨子，我們深分了解了高爾基的話語，我們通過了辯証法唯物論的判斷，我們找出了當前的最逼切的主題——那一切線索的總樞紐，最先待解決的總關鍵，（無論戀愛自然死都包括在內）我們萬衆一心地呼出一聲：

中華民族自由，解放！

我們明白地認識了誰是我們目前的眼中釘，我們深深感到了日本帝國主義不獨只割掉我們的耳朵，即今併吞了東四省，還捏住了我們的鼻尖，牢牢地抓住了束縛我們的不平等條約的線索，等待任何一個美好機會來整個剝奪我們的皮和肉，甚至還預備把我們連骨也嚥吞下去。我們不僅聽見了東北同胞的水深火熱中的呼聲，不僅看見了許多甘願爲虎作倀的傀儡，我們還聽見了日本兵在我們土地上操演橫行，或逞兇的槍聲，砲聲，也還看見了各地層出不窮的販毒，走私，以及大日本浪人的無恥的狂暴行動的踪影。同時，我們的眼睛和耳朵又更放到東北義勇軍的浴血抗戰的消息裡，各地抗敵運動的如何展開，如何慘遭無知長官的壓迫裡……。但是，也無時無刻不想到我們尚沒有鋼鐵的海岸線，（當然，敵人也不會讓我們隨便建造）沒有屢經鍛鍊的衆多的壯丁隊，我們的交通，重工業在戰爭

的接濟上，敏捷性上成問題。也就是說國防的建設，經營亟待積極辦理。

我們更加理解我們已有三百萬的耐戰的軍隊，有怒潮般的抗敵的民氣。雖無國防建設尙待積極施行，却也稍為有點準備，任何時候都可以把抗敵戰爭爆發。——就是說，我們不能再不抵抗的地拱手奉送半寸的土地。

此外，我們不僅更加要了解一切國際關係，而且我們的眼睛耳朵，除了辨認誰是友誰是敵之外；也無妨投射到日本帝國主義以及一切法西斯蒂國家的勞苦大眾的掙扎。反抗裡。我們要曉得我們一團被壓迫者有十二萬萬五千萬。

正如高爾基的自我解說：「我是粗惡的政治家」，不懂政治社會經濟，我們怎能做一個時代先驅者？——根據目前的如上所說的現實，我們新詩人應該徹頭徹尾是一個戰鬥士，但有時是政治家，有時是組織家，教育家………我們為中華民族解放而盡一切義務。

因之，作為中華民族之一員，我們隨時都應該是「以我們的武器當我們的歌」；而依據一切實際的工作或觀察，體驗，反應，我們作為詩人之一員，又任何時候都可以是，應該是「以我們的詩歌當武器」。這就是說：沒有真

實的生活寫不出真實的詩，我們的優美的國防詩歌，不在空洞的意識觀念上出發的抗敵吶喊中，而在一切真實的抗敵生活及其觀察，體驗，反應上。

簡單一句話，現階段的中國詩人任務是反帝反漢奸，（自然，也應反對被作為帝國主義侵略利用或掩護的一切封建勢力營壘。）

其次，創造新形式也是我們新詩人的任務之一。

我們要真正認識：自由詩是我們唯一的武器！——內容形式有不可區分的密結性，內容形式當隨日新月異的社會現實的發展而發展，自然不能不破棄一切定形的形式的柵。

「現代派」「新月派」的詩人不太要求獨特的形式變化，就是突了圍的他們裡頭的一位詩人減克家也始終沒有變換過他的腔調和音節，而且事實上他們一團無日不在尋求定律。表面上他們自炫為他們的東西是純粹的詩，事實上，我們必得嚴正地指出，他們簡直一貫的寫着『不變的身邊雜事，戀愛心理的加工，孤獨，末梢神經，無意味，感覺的些微的時代着色』（森山啓）。他們的那種題材，那樣的處理方法，那般的世界觀，不僅沒有什麼時代的躍進的波浪，比起他們先一代的外國布爾喬亞詩人（他們所師敬

的) 的自由詩興旺時代，真不禁令人有「只有形骸」之感。他們既需要「超現實」，他們便只好失落了時代性，因之也就無怪其永遠走着一樣的，逐漸趨於定形律的新詩形式。

我們是現實社會的耳朵和眼睛。我們共有着的是時代的心臟和腦袋。因之，我們跟着社會現實而前進，而為先驅，而任用最新的武器——採用了最廣大的無所不包的自由詩新形式。

然而，正因為我們負有時代前驅的使命，正因為我們的預言不能落空，我們密聯着一切實踐行動，而且我們以呼吸着大眾的氣息為榮寵。我們真正認明了我們的讀者是廣大無數的勞苦大眾，而且深深了解了我們即應是勞苦大眾裡之一員，我們不外作了大眾之一員的，或衆多勞苦大眾的所要抒唱出來的心聲。因此，居於大眾與我們詩人個體之不可分性，我們又充分認識了我們的新詩歌的新生命。

我們要求新形式，我們要求大眾化！

五年前我們對於新詩歌的形式有過這樣的意見：

1. 舊瓶裝新酒；模倣舊形式，用歌謠詩調教育大眾，煅煉自己。

2 批判採用舊形式，接受一切長處，踢棄一切贅述及

呆滯強湊的不近真實的成份。

3.創造新形式——以容易使人了解，聽得懂為主要目標，

只求其能現實，無拘於表現或歌唱，抑或敘述。

而，這三項工作是全時展開來做的。但是其中我們十九是拚命集中努力於第三項的工作裡，因為誰也不用指譏便會明白那是新詩歌的出路。不過，每逢紀念日，我們也寫一些「五更調」「泗洲調」「孟姜女尋夫」……一類的東西；鄭震擅長於曲，更產生了幾首彈詞，並且，跟即大家都初步踏上了第二項，我們踢棄了一切贅述及呆滯強湊的不近真實的成份，（可參閱「新詩歌」旬刊或月刊）然後又更深一層地邁進了批判採用舊形式的長處的路上去，在「新詩歌」的「歌謠專號」上既露了些微的新形式的眉目，後來，出現了「茫茫夜」裡的「農夫阿三」，近年出現了溫流，他寫了許多合於大衆化口吻的新詩歌的新形式，我們真實地認識了我們已創造了大衆化的新形式，我們的道路是正確。

現今，大衆化的新詩歌的新形式是建立而且日益鞏固了。在詩集「我們的堡」「鋼鐵的歌唱」「搖籃歌」「冷熱集」「海燕之歌」「路工之歌」「戰前之歌」「太平洋上的歌聲」「最後

的吼聲」及「生活」之大部分裡儘管我們還會感到有所不夠也罷，這條大路業已相當平坦快要可通最新式的戰鬥機械了。

我們都是多方面展開工作而又用工作來教育大眾及自己的。努力的實踐已付與了我們差堪滿意的成績。

然而，正因為我們所建立起來的新形式仍然是自由詩並非定形律，也許許多人對此會瞠然而辨認不出。但是，只要你稍為留意一下，把上述諸作品跟「望舒草」「新月詩選」比較比較，智慧一定會告訴你，你不曾受騙的。

至於關於新形式的創造，——附帶我在此特別強調一說——在因內容的多樣而主張形式的多樣性的大前提下，適切利用歌唱與表現的唯一利器是最要緊的。為此，我在此呼出一聲口號來盼望一切詩人同志注意。這句口號是：『打起熱情來！』

我們都得明白，如果不通過你的情感，現實便只是現實它們也許更適切於作為小說，戲劇的資料。然而，我們是詩人，我們在同一的現實上要寫作新詩。我們要在平淡的現實故事裡燃起興趣，我們更要在血肉模糊的悽慘局面中燃起火熱的同情，我們得儘量利用詩人感覺的靈敏性。這個時辰，個人不能脫離社會國家而存在，敵人殺了我一

個人，割了我們一塊土地，都等於殺害了自己的親人，或割了自己的皮。

死了一個高爾基，全世界的文人莫不同聲哀悼，死了一個魯迅，我們都感覺到一種莫名的失了導師的悲哀。而新近我們中死了一個溫流，由南而北，在許多不認識他的詩人中，都已感到了失了一臂（優良的友伴）的痛苦和傷悲。——這些是造作的嗎？個人是聯繫於整體的，我們作為詩人委實是應有感到這些悲哀的。我們要有偉大的同情。

同樣，我們才能因敵人殺了我們一個，屠戮了我們一村一鎮，佔領了我們一省數省；或者是強奸了我們的姊妹，毆打了我們的兄弟……；而燃起憤恨與勇敢的戰鬥意識來。

「詩人是情感的」（莫泊桑）。詩人的工作不是硬做詩，而是把自己的感情抒寫或歌唱出來，同時為了真實便力求表現的有力，週到而且具體。

這麼一來，才一方面可以使我們的歌唱成為武器，一方面又使我們認識了蓬勃的時代的感情的波浪，真正會淹沒「新月派」「現代派」的非戰鬥性的諸形式。

為此，我們要求集團的生活，只有集團的生活能建立起集團的感情來。